

V16.06

浚县文史資料

第三輯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河南省浚縣委員會

浚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1176/34



政协河南省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

政协浚县第四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名 单

主任委员：张希和（兼）

副主任委员：雷枫林

委员：田秀河 芦荫棠 和宝镜

任思义 栗松岭 贾国相

洪克武

目 录

- 浚汤淇地下联络站 和宝镜 (1)
补张宗周烈士事 刘廷华 (9)
王舒苗在浚师 王连孔 (18)
李文度派报社 李杰中 (27)
一次漂亮的截击战 李树人 (34)
西枋城小学师生驱逐教师杜孝养的斗争
..... 王连孔 (38)
冯玉祥在浚县 刘式武 (43)
抗日战争时期张宾生主持河南省第三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情况略述 李克己 (52)
管东成开渠记 贾新民 (69)
光绪皇帝过浚县 程明金 (76)
游外翰林 和宝镜 (83)
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
心愿 田秀河 (86)

扈全禄轧死一只老母鸡	赵秉银	(93)
日寇血洗砖城村	王树榕	(100)
日军三次洗劫孙石井	王树榕	(105)
日军冲击驻屯子的国民党浚县政府	刘佩甫	(110)
日本兵讨饭	赵建铭	(116)
淇门两等小学堂及其演变概况	姚文漠	(119)
浚县私立灿华中学	姚文漠	(130)
解放前的浚县年画市场	李杰中	(135)
浚县新镇邮电所的变迁	李广田	(143)
大伾山植树刻石遗迹	成 珉	(147)
大伾山药用植物简志	李克己	(152)
浚县油炸大虾	张续文	(159)
浚县二步罗子戏班	苑启生	(162)
浚县头皂平调戏班	苑启生	(166)
浚县民俗文化活动之担经挑舞	李杰中	(171)
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176)

浚汤淇地下联络站

郜守信回忆 和宝镜整理

1947年，豫北战役胜利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经过休整，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进攻方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向大别山进军。这时，豫北一带相对空虚，国民党军和地方势力乘虚而入，占领了平汉铁路沿线被解放的地区，他们在这些地方搜捕和杀害进步人士，烧杀抢劫，闹得民不聊生。为了恢复交通联络，掌握军事情报，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情报办事处主任李连修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尽快恢复地下交通联络线，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国民党地方势力。

我接受任务后，首先对原地下交通联络线各隐蔽点进行了澄清。经检查发现：城市地下点暴露或被破坏者较多，必须重建；农村地下点暴露或被破坏者较少，大多数仍可复用。根据这个情况，冀鲁豫四分区决定在浚县大赉店乡大八角村建立浚汤淇地下联络站。

大八角村处在新乡、安阳之间，距新乡140里，离安阳90里，原有群众基础，情报人员较多，与南北各隐蔽点联络比较方便。联络站共3个人，由我负责全面工作，贾存保负责收转南北线送来的情报以及接待工作，田俊英负责掩护工作。

联络站下设许多联络点。往南至新乡一段有：淇门镇点，负责人冯玉坤，公开身份是扈全禄部下手枪班班长，大八角村人；汲县城东王治屯点，负责人牛灿，开明地主；汲县北关盐店街点，联络人余老太太；新乡姜庄后街78号

点，联络人张作文、马桂芝，公开职业是开小粮店。负责联络站至新乡来往联系的地下情报员是张作玉，以商人身份从事情报工作。从王治屯点往东又岔出一线，经野城点、延津县祁村点、上小集点、滑县杨兆点，直至冀鲁豫四分区情报办事处。这条线由牛灿家的长工匡正贤以赶马车搞运输形式来往护送情报及人员。由联络站至安阳一段的联络点有：田新庄点，联络人田岐贵，是个职业中医；安阳火车站点，联络人郭玺，任火车站副站长。负责此线来往联系的是情报员常永庆（安阳机务段司机）、胡永德（商人）二人。同时，联络站又让大赉店乡申屯村中医路永善负责至巨桥的情报，让棘针庄村郭俭负责至淇县的情报，让郭庄村郭学负责至太行的联系，让大八角村冯占兴负责至冀鲁豫四分区情报办事处的联系。这样，南北东西形成了联络网，能及时掌握国民党军及地方势

力活动的情报。

联络站除收集情报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分化瓦解工作。扈全禄部被解放军打垮后，所留残部溃逃在淇门镇一带，由还乡团长马有德、聂希淮带领，夜里常到解放区、边区骚扰。联络站首先利用他们的家属、亲友、同事与其联系，疏通关系，然后我亲自同马有德谈判。谈判地点在淇门镇卫河北岸一座草房内。马有德说：“冯玉坤给我说了你的情况和意见，你对我家很好，我知道。我早想见你，就是我这里有一百五六十人，还和其他团队在一起，脱不开身……”我随给他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只要放下武器，返乡生产，对过去的罪恶既往不咎。如果暂时不能弃暗投明，也不能到解放区抢粮抓人、杀害群众。”经过谈判议定：一、马有德所属部队以后不再到解放区骚扰；在马部所属范围内，掩护共产党地下工

作人员的来往，遇有特殊情况及时派人通告。

二、联络站保证马部人员家属的安全。从此，解放区的社会秩序较前安定了，边区的群众也能安心生产了。接着，联络站又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做还乡团长聂希淮的争取工作。聂希淮是大赉店乡刘长屯村人，原在扈全禄部下任团长，扈部被打垮后，不敢回家，跑到淇门参加了还乡团。我反复做聂希淮的思想工作，保证他和家属安全无事。在政策感召下，1947年10月，他带着14个人，1挺机枪，12支步枪，3支手枪，向共产党投诚了。

联络站还动员大梁庄村周江交出20响手枪1支，周存德交出捷克式步枪1支，又在曹庄村没收扈全禄部隐匿的军衣、弹药、棉花、布匹等物资。当时，扈全禄在新乡住，听说此情况后，非常恼怒，便指示部下苏长先（特务队队长）带两名特务人员前来报复。1947年秋季

一天，我去太行军分区汇报情况，走到棘针庄东南地，在一老坟处埋伏的苏长先等人要开枪，幸被郭俭父子走到跟前，急忙拦住说：

“你把他打死，共产党能给你们算完吗？再说在这里把他打死，我还有责任哩！”郭俭是扈全禄胞弟扈全祥的丈哥，又是苏长先的把兄弟，苏长先每次从新乡往北来，都是先到郭俭家。这次来已是后半夜，没说干啥就休息了。

第二天五更，苏出村埋伏，郭俭父子随后紧跟。苏听郭俭一说，只好作罢。我从太行返回后，随和贾存保、田俊英等人研究对付的办法。商议结果是和平解决。考虑到苏是亡命之徒，又很狡猾，还带着手枪，必须提防，便议定：双方都不带人和枪，由我和苏单独谈判，地址在大八角村赵铜家。在谈判时，苏长先说：

“我这次是奉扈司令命令来的，主要是你瓦解了他的部下，没收了他隐藏的枪支、弹药、

军用物资，想叫除掉你。听郭俭说，咱们都是朋友，小弟不知，这次冒犯，请兄原谅。”我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罢，不再提啦，现在知道都是朋友，就应互相帮助么。”经谈判商定：苏长先所带的便衣队，今后不再到解放区、边区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群众；如苏长先家乡（淇县）被解放，我保证家属的安全。从此，我和苏长先有了来往，联络站的地下人员去汲县、新乡，苏还进行了护送。

1947年冬，根据工作需要，田俊英被派往安阳作情报工作。去时，由情报员常永庆、冯占兴护送。走到汤阴县降城村时，被地方团队盘查扣压，常永庆被捆绑吊打。后幸有朋友担保，才获释放。到安阳后，田俊英住火车站地下隐蔽点郭玺家，搜集的情报让胡永德送回。至1948年春，因国民党地方治安机关盘查户口甚紧，田俊英才撤出安阳返回联络站。

浚汤淇地下联络站，从建立到1949年新乡、安阳解放这一段时间里，在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贯彻共产党的政策、分化瓦解国民党地方势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联络站虽曾被敌人发觉后包围搜捕过，但由于群众基础好，未受任何损失。如1948年夏初的一天夜里，还乡团几十个人突然包围了大八角村。当时，我没在村里，贾存保获悉，随跑出了村，田俊英还正睡觉，还乡团已敲大门。情况危急，冯占兴和其母把田隔墙推过去，由邻院刘万义领田到村外，顺土沟跑到小八角村才脱了险。我深深感到，要没有群众的掩护和帮助，联络站的几个人也不会幸存到今天，我内心始终没忘这些为国为民，不怕承担风险的善良的人们。

补张宗周烈士事

刘廷华

今年是浚县籍辛亥革命的巨擘人物——张宗周烈士104岁诞辰和逝世72周年纪念。关于烈士的事迹，《浚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载田青同志的《张宗周传》，对烈士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创建中华民国的牺牲精神等作了可资学习研究的资料记述。然而，这样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出类拔萃的人物，其早年外出求学乃至参加革命前的青少年生活，以及家世景况，因世事沧桑，为人知之甚少。笔者向来景仰烈士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近年来曾走访座谈过烈士家的一些后人、亲属和同代人。从他们搜索枯肠的回忆里，撷英到一些烈士生活的吉光片

羽。今整理成文，奉作对烈士的纪念，并就飨于读者，期以引起对烈士的思想精神和革命事迹的探讨研究工作。

关于烈士的家世

烈士世居浚县城里西后街中段，座南朝北，与“世袭翰林院”端木家错对门。家院狭长，与族人同居。烈士仅有破旧瓦屋两间，座南朝北（现已易姓赵家）。父亲张春和（号张老春）为人敦厚，生烈士弟兄四人：兄张希岑，字崇山，精于武攻拳术，曾充任里书（清末民初时所里经办奉银、粮的人）。三弟张希曾，字省三，教书为业，写得一手左笔好字。四弟张希孟，字浩然，受烈士思想影响较大，曾随其赴开封上学，三十年代任浚县政府第三科科长。烈士排行第二，名希圣，字宗周，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卒于民国6年（1917

年)。

烈士妻王氏，城关乡咀头村人，生于1896年，小烈士11岁。烈士牺牲后，家里生活穷困潦倒，由其四弟张希孟收留，供其生活。1938年日本侵占浚县城，阖家逃到乡间，由于贫病交加，未几谢世。

烈士无子嗣，仅生一女，乳名双燕，学名芳金。从小上学，浚县女子学堂毕后，从事教育工作。后与滑县董庄董殿华结婚，二十几岁时，死于生孩子“坐月子”期间。

关于烈士出外求学前的家庭生活

烈士青少年时代，家庭生活清贫，地亩很少，为了供其上学，常常变卖东西或转借。烈士自幼天资聪颖，9岁入私塾，前后受业于邑人刘永汉、王老崇(均为廪生)，19岁考取庠生(即封建社会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

俗称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内祸外患，国难当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烈士面对国运日衰，民族危亡之状，深感社会黑暗，思想极为痛苦，曾一度搬出家庭，住进浮丘山梓潼阁（即文昌帝君庙）五间南楼里，以悬梁锥股精神，发愤读书，退避嚣尘。由家里送些东西，烈士自己做饭吃，时有二年之久。

然而，烈士出家并未超俗，在这里虽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仍关心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危亡。他阅读了很多书籍，有古典小说，也有经史子集，有时论，也有诗词，还有外国的政论时事。然而最多的还是阅读了当时的进步书报，从而启迪了他的爱国革命思想。1908年，烈士为寻求知识，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毅然摒弃了清静的荒漫生活，奋步踏上赴省会开封求学的道路。